

法 汉 对 照

法国现当代史

(法) 米歇尔·穆尔 著

刘文立 黎拥华 译注

中山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现当代史/[法]米歇尔·穆尔著;刘文立,黎拥华译注.—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11

ISBN 7-306-01737-3

I. 法… II. ①穆尔… ②刘… ③黎… III. 现当代史—法国
IV. K5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6337 号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编:510275

电话:020-84111998、8403721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南海系列印刷公司印刷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市东下路 6 号 邮编:528200 电话:0757-2233651)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157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La publication de cet ouvrage a bénéficié de l'aide précieuse de Bordas à Paris, de l'Alliance Française de Guangzhou, du Consulat de France à Guangzhou et de CEBAL Zhongshan.

Une collaboration fructueuse entre le Département d'Histoire de l'Université Zhongshan et les institutions françaises à Canton

En septembre 1992, le Département d'Histoire de l'Université Zhongshan de Canton et l'Alliance Française de Canton, sous l'impulsion de Monsieur Paul Jean-Ortiz, Consul Général de France, coopèren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n lançant à l'intention des étudiants d'histoire de ce département, un concours sur le thèm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n 1994, les premiers cours de français sous l'égide de l'Alliance Française sont organisés pour les aspirants – chercheurs de ce même département. Depuis 1997, les étudiants de premier cycle peuvent également bénéficier de ces cours.

Le département d'histoire, sous l'impulsion d'un de ses professeurs, Liu Wenli, et l'Association Chinoise pour l'Etude de l'Histoire de France dont il est le vice-président, organisent en novembre 99, avec le concours du Consulat Général de France à Canton et sous le haut patronage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 un colloque franco-chinois d'histoire contemporaine sur «Les Régimes politiques de la France depuis 1789».

En décembre 1998 et 1999 se déroulent, dans le cadre du Département d'Histoire de l'Université Zhongshan, deux séminaires d'histoire au cours desquels les étudiants présentent leurs travaux en chinois, français ou anglais.

De nombreuses personnalités françaises ont donné des conférences, en tant qu'invités du Département d'Histoire ou ont participé aux divers colloques. De même, les professeurs de l'Université Zhongshan

donnent des conférences ou enseignent le français à l'Alliance Française, participent à des colloques en France. Ces échanges de qualité témoignent de la vigueur de la coopération franco-chinoise dans ce domaine des sciences humaines.

La présence française au sein du Département d'Histoire est de plus en plus forte et il faut rendre hommage aux efforts persévérants et au talent de Liu Wenli, francophone, que sa conviction et l'amour qu'il porte à notre histoire ont fait l'âme et la cheville ouvrière de cette coopération fructueuse.

Aujourd'hui, l'édition d'un ouvrage consacré à l'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constitue une brillante étape supplémentaire de la collaboration entre les institutions françaises et le Département d'Histoire de l'Université Zhongshan. Cette parution a été rendue possible grâce à l'appui concerté de l'entreprise Cebal-Zhongshan et de l'Alliance Française de Canton et avec l'aimable autorisation des Editions Bordas. Ce livre a aussi une histoire puisqu'il trouve sa place dans un ensemble d'échanges riches et amicaux entre nos deux pays. Puisse-t-il être une solide pierre de cet édifice patiemment construit par les hommes de bonne volonté, édifice qui s'enrichira, nul n'en doute, de nombreux projets à venir.

Roland Schaffhauser

Directeur de l'Alliance Française de Canton

目 录

第一章 法国革命	(1)
第一节 革命肇始 君主制崩溃 (1789 年 5 月— 1792 年 9 月)	(1)
第二节 国民公会 从恐怖政治到热月反动 (1792 年 9 月—1795 年 10 月)	(4)
第三节 督政府 (1795 年 10 月—1799 年 11 月)	(7)
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 (1799—1814 年)	(12)
第三章 复辟王朝 (1814—1830 年)	(17)
第四章 七月王朝 (1830—1848 年)	(22)
第五章 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 (1848—1870 年)	(25)
第六章 第三共和国	(30)
第一节 1871 年到德雷福斯案件的第三共和国	(30)
第二节 从左翼集团获胜到大战	(33)
第三节 1914—1918 年的大战和错失的和平	(34)
第四节 从人民阵线到大战	(37)
第五节 1940 年的溃败和第三共和国的终结	(39)
第七章 维希政府和抵抗运动	(47)
第一节 维希政府和法德合作	(47)
第二节 戴高乐和抵抗运动	(50)
第三节 从解放到第四共和国诞生 (1944 年 8 月— 1946 年 12 月)	(53)
第八章 第四共和国 (1946—1958 年)	(57)
第九章 第五共和国	(64)

第一节	第一个总统任期 (1958—1965 年)	(64)
第二节	夏尔·戴高乐将军的第二个总统任期 (1965—1969 年)	(69)
第三节	乔治·蓬皮杜的总统任期 (1969 年 6 月—1974 年 3 月)	(72)
第四节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总统任期 (1974 年 6 月以来)	(75)
法文原文		(81)
附录一	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任内的第五共和国	(160)
附录二	20 世纪 80 年代的法国政坛	(167)
附录三	第二次共治	(174)
附录四	987—1848 年间的法国君主	(180)
附录五	1848 年迄今的法国总统	(184)
译后记		(188)

SOMMAIRE

- (1)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I Les débuts de la Révolution et la chute de la monarchie (mai 1789/sept. 1792)
 - II La Convention. De la Terreur à la réaction thermidorienne (sept. 1792/oct. 1795)
 - III Le Directoire (oct. 1795/nov. 1799)
- (2) **L'époque napoléonienne (1799/1814)**
- (3) **La Restauration (1814/30)**
- (4)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1830/48)**
- (5) **La deuxième République et le second Empire (1848/70)**
- (6) **La III^e République**
 - I La III^e République de 1871 à l'affaire Dreyfus
 - II De la victoire du Bloc des gauches à la Grande Guerre
 - III La guerre de 1914/18 et la paix manquée
 - IV Du Front populaire à la guerre
 - V La défaite de 1940 et la fin de la III^e République
- (7) **Le gouvernement de Vichy et la Résistance**
 - I Le gouvernement de Vichy et la Collaboration
 - II De Gaulle et la Résistance
 - III De la Libération à la naissance de la IV^e République (août 1944/déc. 1946)
- (8) **La IV^e République (1946/58)**
- (9) **La V^e République**

- I Le premier septennat (1958/65)
- II Le second mandat du général de Gaulle
- III La présidence de Georges Pompidou (juin 1969/mars 1974)
- IV La présidence de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juin 1974/mai 1981)

第一章 法国革命

第一节 革命肇始 君主制崩溃

(1789年5月—1792年9月)

三级会议的多数——包括政见一致的第三等级、下层僧侣、一定数量的自由派贵族——决定终止旧制度，但并非终止君主制。然而，王国政府还没有决定是按等级（依照传统）还是按人头投票，自知占多数的改革拥护者是要求按人头投票的。由于冲突延续，第三等级遂宣布自己为国民议会（6月17日），并通过网球场誓约（6月20日）发誓若不给法兰西制定一部宪法就决不解散。路易十六在作出抵抗的姿态之后让步了；遵照他的命令，贵族和僧侣两个等级参加了国民制宪议会（7月9日）。这是一场革命，不过这场革命似乎结束了。经历了一场农业歉收后遭受失业危机和生活费用昂贵之苦的巴黎人民，使革命之火重燃。

革命一开始，巴黎即起着倡导作用，随后在法国历史上最动荡的五年间一直保持着主动权。巴士底狱的攻陷（7月14日）似乎标志着旧制度的倾覆，并令群情激昂。巴黎的资产阶级临时组成了一支国民自卫军和一个市政府。在1789年7月这个月份，法国全境蔓延着一场怪异的骚动，这场骚动是由那些具有革命观念的社团鼓动的，史称大恐慌。农民为了击退传闻中的盗匪而自行武装起来，随即攻击总督、收税官和王国官员，焚毁城堡，有时连同城堡的占有者也一起付之一炬。制宪议会对此感到不安，它废除了封建权利和特权（8月4日），随后在1776年美国权利宣言的启示下通过了人权宣言（8月26日）。然而这份日后有世界性反响的文件，当时不过是一个理论上的宣言、一种原则上的主张，并不具有法律

效力。

路易十六相信凭借人们对武力的恐惧能够遏止革命：1789年9月末，他把弗兰德尔团调至凡尔赛。这种反动的图谋引发了10月5日和6日事件。数千巴黎民众担心小麦匮乏并受到一些蛊惑家的鼓动，向凡尔赛进发，把国王及王室带回首都；制宪议会随之迁至巴黎。从此以后，巴黎通过那里的记者、演说家和俱乐部（宪法之友社或雅各宾俱乐部、人权和公民权之友社或科尔德利埃俱乐部^①等）对事件的进程施加了自己的全部影响。在几个月里，议会采取了一系列彻底改变法兰西传统面貌的措施：没收教产（1789年11月2日）用以作为发行指券（12月17日）的担保；划分全国为83个省；取消修道誓愿、封建权利及贵族头衔；路易十六被迫于1790年8月接受的教士公职法，标志着法国教会自主论的胜利，它创立了由人民选举主教和神甫的制度，强迫教士进行公民宣誓；地方行政官员和法官经由选举产生的原则获得通过；宣布司法审判免费，设立审判陪审团，废除酷刑。最后，1791年宪法保留了世袭的君主制，确立了孟德斯鸠所珍视的三权分立原则：国王只保留执行权，法律和征税须经公民选出的立法议会投票通过；不过，国王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暂停议会投票通过的某项法律的执行（延搁否决权^②）。所有这些改革都得到全国多数人的热情欢迎，联盟节（1790年7月14日）是民族团结的盛大宣示。然而，制宪议会并不掩饰它奉行的基本上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施政方向，亦不掩饰对工人的疑虑：列·霞不列法（1791年）以实业及贸易自由的名义，取消了同业公会和行业条例；但是，它禁止劳动者组建任何职业性联合会，罢工仍是一种可判入狱的轻罪。

不过，并非社会问题而是宗教问题使得冲突再起。1791年3月受到教皇谴责的教士公职法，遭到几乎所有主教和大多数教士的拒绝。立宪派教士处于少数，旋即被人蔑视，“拒绝宣誓派”教士不同意像国家强求他们做的那样宣誓效忠教士公职法；相当一部分法国人尤其是西部的法国人开始背离革命。为数众多的贵族此前已流亡，其中有阿图瓦伯爵^③（未来的查理十世）。路易十六被迫签

署了教士公职法，但是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内心深处并不赞成制宪议会的宗教政策。为了避开议会和巴黎民众，路易十六秘密出逃（1791年6月20日），图谋与驻扎在东部边境的忠君部队会合。国王在瓦棱受阻，并被押回巴黎，从此失去了国民的信任。共和派露面并公开活动；科尔德利埃俱乐部要求废黜国王，组织了一次民众示威，但以流血而告终（1791年7月17日马斯场枪杀事件）。制宪议会只不过中止了路易十六的职权，它在解散（1791年9月30日）前，又把职权还给了国王。

立法议会（1791年10月—1792年9月）由新人组成（因为制宪议会以其成员罕见的无私精神作出决定：制宪议会的任何成员均不能连选连任）。立法议会的成员形成党派，从右到左分别是斐扬派、沼泽派和雅各宾派。雅各宾派当时的主要领袖属吉伦特派（维尼奥、布里索、罗兰）；但是在立法议会之外，各种俱乐部的作用不断扩大，它们的分支扩展到外省。特别是在外省，巴黎的“爱国者”找到了动乱的策源地；他们还获得了巴黎市府的支持，市府刚刚落入两个雅各宾派人物佩蒂翁^④和丹东^⑤的控制之下。1791年11月起，立法议会制定的针对流亡贵族和拒绝宣誓派教士的法令使得议会和国王发生冲突。路易十六和君主制的拥护者只能把获救的希望寄托于外国君主的干涉，外来干涉自1791年8月普利尼茨宣言发布起已初现端倪。至于吉伦特派，则推动开战以便转移国内的困难并迫使路易十六表明立场；但出于理想主义，他们也想解放一切民族，因为大革命正演变成一种普世性宗教（它有意无意地掩盖着法兰西帝国主义的觉醒）。

迫于吉伦特派的压力，路易十六向“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宣战（1792年4月20日）。普鲁士立即加入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方；战事之初，法军惨败，完全瓦解。当议会宣布祖国处在危险中的时候（7月10日），普鲁士军队正侵入香槟地区，普军司令发布了“布伦斯维克^⑥宣言”（7月25日）。这种挑衅——它使路易十六受到牵连——令法国民情激愤：自百年战争以来，法国人的爱国主义首次因对外国入侵同仇敌愾而显示出来。一支志愿军出现了。

因为敌人的威胁，国内的政治冲突转化为内战：1792年8月10日，由丹东所鼓动且因马赛国民自卫军的增援而加强的巴黎社团攻占了推伊勒里宫^⑦，并屠杀瑞士卫队和宫廷人员；此刻，先前罢免了吉伦特派内阁并遭遇过来推伊勒里宫示威（6月20日）的民众的路易十六，已全然被抛弃了。自此，国王形同外国的同盟者，除了把自己置于立法议会的保护之下外别无他法。立法议会屈从于民众的骚乱，中止了路易十六的职权，将国王及其家庭成员囚禁于唐普尔堡。这时，准备召集以修宪为使命的国民公会。但是战况依然不妙（8月23日隆维投降；9月2日凡尔登失守），失败主义和惶恐的气氛开始弥漫。巴黎市府的首领们与马拉^⑧勾结，策动了一次无可挽回的事变：这不是一种终归可予谅解的单纯的骚乱，而是一场对囚禁于巴黎监狱的可疑分子实施的偏执的杀戮（1792年9月2—7日）。数日之后，布伦斯维克麾下的普鲁士军队在瓦尔密遭到凯莱曼^⑨指挥的革命军队炮击之后撤退了（1792年9月20日）。这一并无军事意义的事件对大革命来说成了一个巨大的精神胜利。

第二节 国民公会 从恐怖政治到热月反动

（1792年9月—1795年10月）

新议会即国民公会，其首次会议（1792年9月21日）就废除君主制，宣布共和。路易十六与外国君主的秘密通信在推伊勒里宫被发现，国王旋即被提起公诉；国民公会1792年12月开始审判路易十六。这一诉讼案酿成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的第一次冲突。吉伦特派议员大部分来自外省，他们想维护1789年确立的地方自治，抵制巴黎的集权统治。相反，在议会席位最高处就坐的山岳派（罗伯斯庇尔^⑩、丹东、圣鞠斯特^⑪和马拉）却认为，正是得益于巴黎的鼓动者，革命方能不断推进；山岳派依靠巴黎市府，要使整个法国服从于巴黎的统治，指控他们的对手所持的“联邦主义”立场。山岳派像吉伦特派一样也属于资产阶级，他们试图利用骚动的经常性威胁和民众示威的压力来抵制对手，以利于自己实施统治；民众

甚至不时冲进议会，胁迫表决时犹豫不决的人、胆小怕事者和温和派，这些议员被统称为沼泽派；在巴黎和外省城市取得了巨大影响的雅各宾俱乐部，为山岳派提供了一种卓有成效的组织形式。某些吉伦特派议员诸如韦尼奥曾尝试建议将君主的命运交由全民公决，以便拯救国王。然而，国民公会判处路易十六极刑，国王死于断头台上（1793年1月21日）。

在几个月内，吉伦特派由于法国获得的一系列战果而得势，革命军进取尼斯和萨瓦（1792年9月）、莱茵河左岸（1792年10月），随后又占领比利时（1792年11月杜穆利埃赢得热马普之战）。但是，处死路易十六导致反法同盟的加强和扩大，英国（它不能容忍法国出现在埃斯考河口）、西班牙、荷兰加入奥地利和普鲁士一方（1793年2月）。法军在尼文敦战役（1793年3月）失利，前一年占领的地区丢失，杜穆利埃叛变投敌，法兰西屡遭失败，各处边境受到入侵。国民公会决定征召30万“志愿军”，此举引发了旺代叛乱（1793年3月）。

在外敌入侵的威胁下，革命政府强化了对国内的控制。吉伦特派因杜穆利埃叛国而受到牵连，未能阻止革命法庭（3月28日）和救国委员会（4月6日）的建立。5月31日和6月2日的事件表明吉伦特派被翦除出政坛，成为山岳派控制下的国民公会掌权的标志。提出人民主权原则的共和元年宪法（1793年6月）被束之高阁，须“至和平到来时”方可付诸实施。在吉伦特派甚至还有保王党人策动的联邦主义暴动在外省展开时，政府转入救国委员会的掌握中；向军队和各省派遣特派员，令革命的专政无处不在；里昂和土伦的保王党人起义被粉碎（1793年10—12月）。马拉遇刺身亡（1793年7月13日）后，通过了关于嫌疑犯的法令（1793年9月17日），这项法令为恐怖统治开辟了道路。革命法庭把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10月16日）、多名吉伦特派议员（10月31日）、奥尔良公爵、罗兰夫人、巴依（巴黎前市长）、巴利伯爵夫人、伊丽莎白夫人（路易十六的妹妹）等人送上了断头台。革命法庭在巴黎判处了2600多人死刑，其中大部分是资产者和下层民众。恐怖政

治也扩及外省（里昂枪杀事件、南特溺杀事件等；受害者共达3.5到4万人之多）。各地监狱关满了嫌疑犯，断头台长期置于广场之上。财政危机日益严重：革命废除了旧制度下非常不得人心的间接税，而新的直接税由一些没有经验的官员征收，很难收归国库。当时作为纸币流通的指券贬值，迫使国民公会颁布关于指券强制流通的法令。在食物短缺的首都，忿激派要求采取暴力措施打击囤积居奇者，最高限价法令（1793年9月）规定了价格冻结和工资限额。

国民公会虽然处境艰难，仍然得以集中全民族的力量以夺取胜利：由于法国历来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全民征召志愿军（1793年8月）就使法国能组建在数量上远胜于反法联盟的职业军队的部队；通过有条不紊的混编，将来源不同的队伍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团”。卡尔诺是这支军队的组织者，而指挥军队的则是一批年轻热诚且令人钦佩的将领。法国革命通过对这个国家物质上和心理上的总动员，在欧洲启动着伟大民族战争的新时代。1793年底起，敌军被逐出境外（10月儒尔当在瓦蒂尼之战获胜；12月迪戈米埃和波拿巴^②从英国人手中夺回土伦）。

在国内，恐怖政治并未减弱：罗伯斯庇尔在救国委员会中取得了主导性影响，他使自己成为一种完整、廉洁、刻板而近乎神秘的民主制度的捍卫者。罗伯斯庇尔相继翦除了埃贝尔派^③（1794年3月24日）和丹东派亦称宽容派（4月5日）两个极端派别；他将自己的极权制逻辑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直至企图创建一个本质上带政治性和民族性的宗教即“最高主宰”崇拜（1794年5—6月），用以代替基督教。牧月^④22日（1794年6月10日）的恐怖法令颁布后，舆论开始觉醒，要求结束恐怖政治，因为外敌入侵的危险再也不能成为实施这种政治的理由。共和二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被自己党派中一部分叛离分子推翻，翌日与库东、圣鞠斯特等人一起被处死。这场政变的发动者不过是一些“悔过的恐怖主义者”，然而公众舆论的压力迫使国民公会采取了激烈的反动措施：废除救国委员会的专政；撤销革命法庭；关闭雅各宾俱乐部；取消最高限价。“热月党人”（巴拉斯、塔列安、富

歇)寻求与天主教会和旺代叛乱者妥协,但遇到雅各宾派和保王党人(1795年7月,流亡贵族在基贝隆登陆)两方面的抵制。遭受双重反对的国民公会在军队中找到了唯一的救助:正是军队粉碎了因缺粮和贫困而引发的共和三年芽月12日和牧月1日(1795年4月1日和5月20日)的巴黎骚乱;波拿巴将军以枪炮平息了葡月13日(1795年10月5日)的保王党人叛乱。一年多来,法军捷报频传:弗勒吕斯战役(1794年6月)后,比利时在数周内即重新被征服,法军占领的低地地区、德属莱茵河地域、普鲁士、荷兰和西班牙随后退出反法同盟(1795年巴塞尔诸条约)。法国兼并莱茵河左岸,低地地区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的一个卫星共和国。法国大革命原为给欧洲各民族带来自由而降临,却再度推行了君主制治下那种征服“自然疆界”的政策。

第三节 督 政 府

(1795年10月—1799年11月)

在通过要确立督政府体制的共和三年宪法的时候(1795年8月),热月党人首先关切的是在同时反对雅各宾派和保王党人的斗争中确保自己继续主政。他们注意只在弑君者中遴选督政,并且决定新议会(元老院和五百人院)须有原国民公会的2/3议员留任。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高涨以及民众的悲惨境遇和新贵骄矜奢富之间的反差,导致共产主义理论的问世和“平等派^⑤密谋”的产生(1796年),后者是由格拉古·巴贝夫领导的。富有的革命者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们只能再度求助于军队,先是钳制保王党人(共和五年果月18日即1797年9月4日的政变),继而粉碎雅各宾派(共和六年花月22日即1798年5月11日的政变)。由于财政状况恶化和战争继续,一种真正符合宪法的体制的建立受到了阻碍。民众厌倦了,对政治漠然处之。意大利战争(1796—1797年)的辉煌战果把波拿巴捧上了前台,他迫使奥地利在康波福米奥和约^⑥(1797年10月)上签字。自此,法国的外交政策由

军界决定。1797至1799年间创建了一批新卫星国：海尔维第共和国、利古里共和国、西萨尔平（山内）共和国、罗马共和国和巴泰诺贝共和国。法国的宏图再无止境，波拿巴率军出征埃及以便在前往印度的通道上打击英国的殖民势力（1798—1799年）。为了抵制法国的扩张，欧洲各国建立起第二次反法同盟（英国、奥地利、那不勒斯、俄罗斯和土耳其）；苏沃洛夫把督政府的军队逐出意大利（1799年夏）。一听到军事失利的消息，波拿巴就丢开在埃及的军队仓促返回法国（1799年10月）。其时，督政府正为国库空虚和民众普遍不满所困扰，任凭武力的摆布。出于对君主制复辟的恐惧，这些先前的革命者准备投靠任何一个主子，只要此人能保障他们既得的地位。波拿巴得到西哀耶斯的支持，在五百人院议长即其弟吕西安的帮助下，驱散两院议员，强迫各位督政辞职，夺取了政权：这就是共和八年雾月18—19日（1799年11月9—10日）政变。大革命遂以军事独裁而告终。法兰西把自己的国王送上断头台后的六年，宽慰地接受了一种威严的统治，这种统治很快就变得比路易十四的朝代更为专制。

注释：

① 科尔德利埃俱乐部，或称“人权和公民权之友社”：1790年5月由丹东创建，因初期的集会在科尔德利埃（Cordeliers）修道院举行，故名。该俱乐部主要成员有德穆尔（Desmoulins）、法布尔·德格兰（Fabre d'Eglantine）、勒冉德尔（Legendre）、桑泰尔（Santerre）和马拉等人。

② 延搁否决权即延搁权。按1791年宪法第三章第三节中的规定，如果国王拒绝批准立法议会的某一法案，那么该法案须在以后两届立法议会中连续通过才能生效。

③ 阿图瓦伯爵（comte d'Artois）：路易十八之弟，首批流亡者之一。他顽固坚持复辟旧制度，1814年4月回国任国王代理官，